

華東考古文獻 第十九卷

中國華東文獻叢書

中國華東文獻叢書·第七輯

華東考古文獻

第十九卷

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
中國華東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
編

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重大整理項目

本輯主編：賀雲翱 樊桂敏

本卷目錄

臺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	鹿野忠雄著	〇〇三	
臺灣考古誌	金關丈夫	國分直一合著	二八五

鹿野忠雄著

臺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

《臺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日本鹿野忠雄著。

鹿野忠雄，生於一九〇六年，卒於一九四五年，日本東京人，曾於臺灣求學並在臺長期從事學術研究，為日治時期後期，居臺日籍人士中著名的博物學及人文學者，主攻地理、歷史考古、昆蟲、植物、臺灣原住民、地質與地形等領域，研究學術範圍相當綜博。一九四四年之前，共發表一百五十三篇論文及兩本集結著作，絕大部分是有關臺灣的研究。本書所論關於臺灣原住民與末次冰期方面的相關論文與著作，最為特殊與貢獻顯著。

本書分爲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爲臺灣考古概觀。介紹了石斧及石製品、陶器及陶製品、骨角器、牙器及蚌器、金屬器及玻璃器、石棺、瓮棺及其他遺留、遺留現存土著間的古物、現存土著族的遺蹟、石棺及瓮棺、現存土著族有關石器使用的傳說、現存土著族舊番社故址出土的石器、遺物及其他遺留所見現存土著族與先史時代人類的關係、臺灣先史遺物的地方相、臺灣先史遺物的相對年代、臺灣先史時代的文化層及其與鄰近地方的關係、更新統的臺灣及舊石器發現的可能性等方面。第二部分，臺灣土著族分類研究。回顧以往諸家對於臺灣土著族的分類以及土著族新分各類，分述了各族所屬番社名。第三部分，臺灣土著族之物質文化及其類緣。羅列了臺灣土著族物質文化的要素，分析了臺灣土著族在東南亞民族學上的地位以及土著各族與鄰近地方的關係。

臺灣考古學民族學概觀

著 鹿野忠雄
譯 宋文薰

凌 序

鹿野忠雄氏所著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第二卷，在去年秋末才寄到臺灣，同學宋文鑑張光直二君，讀後告我，謂鹿野氏對東南亞原始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觀點完全與我相同，我聽了之後非常興奮，因為筆者近幾年來，先後發表了五篇有關東南亞古文化的論文。我主張東南亞古文化或稱印度尼西亞文化的分佈，北起長江流域，中經中南半島，南至南洋群島，在此廣大的區域中又可分為三副區：一、大陸區；二、半島區；三、島嶼區。又在此一文化的下層，至少尚有小黑人和美拉尼西亞兩層文化。中國古代居於長江流域的獠越，與今之印度尼西亞是屬於同系文化的民族。上述的推論發表之後，中日學者，有的不以為然；有的疑信參半；今悉鹿野氏的結論與我相同，人生在做學問道上，能與人謀而合得到同一結果，亦一快事！宋文鑑同學將原書中有關臺灣最重要的七八九三篇，即臺灣在東南亞先史學上的地位、臺灣土著族分類的一擬案、臺灣土著族的物質文化及其類緣，傾半年的心力譯出，囑為校閱，我窮一日夜之力，一口氣把他讀完。生平讀書，除看偵探小說，從來沒有如此的不忍釋卷。且懷着好像在學生時代，在考試繳卷之後，急欲知道答案的正確與否的心情來讀此書，所以能如此引人入勝。我多年來所發現許多重要問題，鹿野氏亦常能見到，例如今年二月間，我在花蓮研究阿美族的羽冠之後，曾對張光直同學說：「此次回去，我可以寫銅鼓花紋一文了。」但鹿野氏已說過，阿美族的扇狀烏羽頭飾，

見於新幾尼亞及阿薩姆之諸族，亦提及屬於東山文化的青銅器上，也有這種羽飾。他如關於岩棺、甕棺、獨石、銅器等等的解釋，多少都與筆者類似的觀點，在此不能一一縷述。

鹿野氏研究臺灣土著族近二十年，筆者自民國二十三年春，開始從事於大陸西南諸族的工作，迄今亦二十年，我們對於東南亞古文化的研究，得到相同的結論，我想其他原因猶在其次，主要的是從實地工作所得辛苦經驗的自然產物。因為我說了上面一番話，對於鹿野氏本書的貢獻，為避免自誇之嫌，未便如其他為本書作序跋的諸先生稱道他有「敏銳的悟性」，或「超人的卓識」。但鹿野氏研究的學問，是以地理學為主，人類學為副，而筆者則以人類學為主科，而以地理學為副業。鹿野氏在地理學上的成就，如對於臺灣高山的水河地形與新華萊士綠的延長，都有特殊的貢獻，可以大書特書的。而在人類學上亦能有如此卓越的成績，真令人欽佩。然筆者個人在此應聲明的，就是在沒有讀到鹿野氏論文之前，我的推論，一方面固由於實地工作經驗得來，另一方面亦得之當代學者的啓示者不少，至少應提及的有三位：克婁伯氏著菲律賓的民族一書的第七章，何西氏的婆羅洲的異教民族卷二第二十一章，以及Heine-Geldern氏的中國與東南亞佛前藝術對於海洋洲的影響一文。讀了本書以後，讀者如欲對東南亞古文化作進一步的認識，可參閱上面三氏的著述。

本書第一編臺灣考古學概觀中，鹿野氏主要的貢獻，他把臺灣史前遺物分為繩紋陶器、網紋陶器、黑陶、有段石斧、原東山文化、巨石、菲律賓文化等七個文化層。他以為繩文陶器是從亞洲大陸直接傳

入臺灣，而非來自島嶼者。網紋陶器恐為自華中傳入臺灣，而幾乎波及全島。黑陶文化為中國東海的沿海文化，或沿着海岸南下，然後傳入臺灣。有段石斧傳入的來源地或為福建。原東山文化約在紀元之前，除青銅器以外，還有若干鐵器，隨着新石器同時混入。巨石文化與越南尤其柬埔寨有連繫。鹿野氏如此大膽的假設，或有謹慎的學者不以為然；然筆者深信，這種假設大致是不錯的。並且我還要補充兩點：原東山文化是由古代越人由大陸東岸傳入的。因為公元三世紀時沈瑩著臨海水土志，關於夷州有「其地亦出銅鐵」的記載。福州在漢武帝時稱冶縣，寰宇記謂：「蓋以越王冶鑄為名。」臺灣青銅器上花紋雖似東山的，但二者可說是同源於大陸的。至於巨石文化，不僅與老撾和柬埔寨有連繫，且與四川古代的見於華陽國志的石筍和石棺同源。筆者擴大了鹿野氏的假說，似較他更為大膽，但本人在四川理番縣的佳山寨，親自發掘到和臺灣墾丁同樣的岩板的石棺、石珠及耳塞，故敢如此的說。最低的限度，鹿野氏說：「臺灣先史文化的基層是中國大陸的文化，此種文化會分數次波及臺灣。」這一結論，在現時，就是在將來，最謹慎的學者恐已無法否認的了。

第二編臺灣土著族分類的一擬案，這是一艱鉅的工作，做起來常是吃力而不討好。鹿野氏自己會說「整理了二十年來的資料，而作出下將介紹的分類，自己相信這分類，大體已經達到可以滿足的程度。」以他的長時實地工作的經驗，來做分類的工作，是比較的切實而可信。可惜我們急欲知道，他對平埔族的分類，尚未發表，未能讀到為憾。

第三編臺灣土著族之物質文化及其類緣，鹿野氏這編裏，列舉臺灣土著族的物質文化要素七十三種，而向大陸區和島嶼區求其類緣，換言之即尋找其親緣關係。氏之結論說：「我們若比較該兩系文化的數量，則大陸區文化的要素比島嶼區文化的要素顯然地爲多。」並謂：「筆者不得不重申遺憾的是，在與臺灣土著族的比較研究上最需注意的華南的番族多已漢化，而失去其固有文化的面目。」中國西南諸族雖漢化不少，然有許多交通不便的地方，尙未失去固有文化的面目，如僅以近年中國學人調查所得的材料，再加以古籍的記載，我們敢說臺灣土著族的物質文化要素，在大陸上可找到十之七八的親緣關係。所以民國卅八年筆者到了臺灣，秋天入山工作，到處覺有舊地重遊之感。又馬淵東一氏在編後記中說：「也許因他（鹿野氏）出身於自然科學界，而他的關心則注重有關民具以及先史遺物等的物質文化方面，而在這一方面留下頗多的業績。」換句話說，鹿野氏僅作了先史學和文物學的工作，在社會組織和宗教藝術文化要素，尙有同樣的許多工作可做。如拙著古代閩越人與臺灣土著族，所舉的文化要素雖只有干欄、崖葬、獵頭、鑿齒、木鼓、犬祭六種，然是多方面的，亦和鹿野氏同樣找到臺灣與大陸的類緣。

最後我們應特別提出的；鹿野氏在他的著述中，一再強調說：「臺灣在東南亞佔極其重要的地位，而面臨着資料湮滅的危機。」吾人實有同感！臺灣東臨太平洋，西望東亞大陸，又位在亞洲地中海的東緣中途，地位重要，古代海洋與大陸兩文化的交流，臺灣爲常經之路。所以臺灣土著族的文化，不僅代表印度尼西安或原馬來系的文化，在他的下層尙有小黑人和美拉尼西安，或波利尼西安等系的文化。所以

在學術上，他不僅是東南亞先史學和民族學的寶藏，同時也是中國上古史之活的史料。現因臺灣土著民族，日趨現代化，他們的固有文化將很快的湮滅。我希望凡我同道，讀了本書之後，能有許多人，為學術而努力去保存此寶貴的資料。

筆者現要鄭重介紹，本書雖僅選譯了鹿野氏三篇論文，然這是他研究臺灣先史學和民族學的精華所在，也就是他的結論。有志於斯學者均有一讀的必要。譯者宋文薰君，以他近年對臺灣先史學及物質文化的努力，日文又素有根柢，選譯此書雖不能說譯得充分完善，至少對本書的科學價值，盡了信達之責。

凌純聲

民國四十二年五月五日
於臺大人類學系

譯者序

本書係鹿野忠雄博士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東京，矢島書房發行）第二卷的選譯本。

原書第一卷於一九四六年，第二卷於一九五二年出版，集著者有關東南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的論文三十九篇而成，各篇題名見書末所附原書內容。

本書選譯第二卷之第七、第八、第九，三篇；該卷所附貝葉教授序文及編者後記亦予譯出。因這三篇不但闡明臺灣先史時代文化及臺灣土著族文化的內部關係，且究明其與外部的關係，實可視為著者在臺灣研究上所得的總括結論。鹿野忠雄在這裡所發表的若干意見我們雖不能完全同意，但其為迄今在這方面的研究上所發表的最詳細，最有系統且最富於創造性的論文，則無庸贅言。譯者相信，這些文章中，當有貝葉教授所希望之「鹿野博士他自己的見解」的充分的表現，如著者在第七篇（即本書第一編）引言中說過，當他動身至北婆羅洲作調查旅行時，他曾豫感到可能死於這一次的調查中間，所以纔決心把他研究所達到的地步，他的意見和疑問，遺留在這幾篇（尤其第七、第九兩篇）論文裡面。有貝葉教授序文，則譯者可免再作關於鹿野博士之業績及見解的膚淺的評價；而編者後記，亦可代替譯者對鹿野忠雄個人的風貌的介紹。

至於原書所收其他各篇，則為各自獨立的專題論文，亦可說是構成上述三篇總論之資料的一部。

鹿野博士在此二卷以外並有許多著論，前後刊載於日本各雜誌和其他刊物中。

原書編者馬淵東一、瀨川孝吉兩先生，爲中譯本之刊行，曾爲譯者向鹿野忠雄夫人以及原書發行者矢島書房徵取同意，謹此對於鹿野夫人、馬淵、瀨川兩先生及矢島書房致謝。馬淵東一先生並給予譯者以多方鼓勵，且對譯者所詢問關於原書的幾點疑義，代查解決，更爲感激。

李濟之、凌純聲二師，在譯者翻譯本書之過程中，不斷賜予愷切之指導，譯稿草成，又承賜予審閱；凌純聲師，並惠鴻序；芮逸夫、高曉梅二師，審閱一部譯稿，多所斧正；張光直兄，多方協助與指正，並代寫跋語；此外，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其他師友、國分直一先生、林衡立先生、劉斌雄兄，均予譯者以直接或間接的鼓勵與指教；謹並誌於此，以表衷心敬意與謝忱。

本書倉促譯成，如有不洽或錯誤之處，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宋 文 薰

民國四十二年五月六日